

五幕悲劇

白雲深處

黃達才著



華夏文化事業社出版

CKF

074034

黃達才著

白雲深處

悲五幕劇

華夏文化事業社出版

本劇作者保留上演權，任何劇團如欲上演此劇，
須先經作者同意。請逕向靜安寺路一七〇號與作
者接洽，或函北京西路一三四一號華夏文化事業
社蕭晨曙先生轉交亦可。

白雲深處

(五幕悲劇)

黃達才

登場人物表(以出場先後爲序)

李校長

李太太

羅教授

羅太太

鄭教授

鄭太太

陸教授

陸太太

趙教授

趙太太



必智多
白雪雲
萬美麗
萬利通
宋家麟
宋顯卿
聽差甲
聽差乙
僕人

第一幕 李宅聖誕跳舞會

聖誕夜八點鐘光景，華燈初上，華聯大學李校長公館裏，樓下三間客廳餐室，事先早已貫通，地板上塗着蠟，暫作舞池。隔壁一間出空了作爲大舞池，舞台正面一間舞池較小。四周排列着茶几靠椅，牆角邊安置着一架鋼琴，琴畔一顆滿綴着紅綠黃白藍各色小電燈的大柏樹，特別耀眼地點綴着這聖誕景色。另一面牆腳邊放着一架收音機，牆壁上裝着掛鐘和電話。

賓客陸續光臨，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華聯大學的教授和他們的太太，李校長和李夫人正從容招待。

李（李校長簡稱）（立在門口向來客招呼握手）哈囉！陶克透羅，密昔斯羅，Merry X'mas！來得早，歡迎！歡迎！

羅（羅教授簡稱） Merry X'mas！（帶着太太進來，向室內一瞥。）什麼！時候不早了，客人這都沒來嗎？

李太太 時候還早呢，大概一會兒客人都要來了。

羅 (手按老光眼鏡細臨壁頭) 噯呀！不是纔八點多鐘嗎？我還以為是打過九點鐘了。

羅太太 瞧我們這個老糊塗，自己弄錯了鐘點，還在路上催我快走呢！

羅 人老了，不中用了，連眼睛也有些花了！

李 那裏，你們這一對老夫妻，老當益壯，與緻越老越好，不減當年。

李太太 可不是嗎？你們兩位還是第一名光臨敝舍呢！

羅 噯噯，(向妻) 我們的與緻向來不壞，今晚還可以跳上幾個圈子。

羅太太 不成！也許我會怕頭暈。

羅 得了，你別說喪氣話，掃我的興！

李太太 祇管說話，忘了請你們上坐啦！羅博士，羅太太，請坐！

(羅博士等就坐，賓客陸續進來。)

李 好極了！鄭教授，鄭太太；陸教授，陸太太；趙教授，趙太太；你們大夥兒來，歡迎！歡迎！

李太太 大家請坐！（衆客就坐，李太太招呼僕人端上咖啡及糖菓點心。）

鄭太太 李太太，你別太忙吧！我們閒着兩隻手，等着吃喝玩兒，可真過意不去！

李太太 那兒的話！一年一度的聖誕節，難得的聚會，承你們瞧得起，都肯來玩兒，我很高興！

李 每年聖誕節，我請諸位來敘敘，無非是聯絡感情，有福同享的意思。大家集合在一起慶祝佳節，興趣濃厚得多；祇是招待不週到的地方，還得請諸位老同事原諒！

羅 李校長，你太客氣了！大家都是多年老知交，希望彼此不要見外，愛吃就吃，愛跳舞就跳舞，愛怎樣就怎樣，玩他一個痛快！

衆人 對！對！

李 現在客人差不多到齊了，還差兩個人沒有來，我們別等他們了，諸位老同事，我們先來喝杯咖啡。（舉杯，衆皆舉杯。）祝諸位聖誕快樂！新年如意！

陸（陸教授簡稱） 今晚的咖啡煮得太好了，火功恰到好處，又香又甜又夠味！喝到肚子裏說不出的舒服！

趙（趙教授簡稱）的確，今晚的咖啡味道特別好！

陸太太 李太太，府上的廚子可真聰明能幹！能燒出這樣好的咖啡！

趙太太 陸太太，你弄錯了！我猜得出來，這是李太太的拿手傑作，是她親自下廚房煮的呢！

陸太太 李太太，真的嗎？那我明兒要拜你爲師，跟你學燒咖啡，你收不收我這個徒弟？

李太太 不敢當！陸太太，你太誇獎我了。煮的不好，諸位可別見笑！

衆人 好！好！實在好！李太太真謙虛！（李太太微笑）

羅 李校長，你有這樣一位賢慧能幹的夫人，你真好福氣！

李（謙遜地）好說！好說！

（客人密智多匆匆進來，他是華聯大學音樂院的講師，手攜梵鐘令，隨即把牠擱在一邊。）

趙太太（先看見密）我們的青年音樂家光臨了！

李 密司脫密，你又來晚了，請坐！

密（密智多簡稱）對不起！我因爲有點事，今晚來遲了！

（宓智多向大家招呼，旋即坐下，僕人端上咖啡。）

鄭太太 密司脫宓真是派人派頭，每一次集會，他總是最末一個到！

宓 豈敢！豈敢！實在因為忙，分不開身。

鄭太太 貴人多忙，是不是？

宓 笑話！鄭太太又要拿我開玩笑了。

趙太太 大概密司脫宓另有約會，在陪女朋友談心玩兒，所以來遲了，對不對？

宓 那裏！不像你的趙先生每天儘陪着你玩兒！

趙 密司脫宓，你別太守祕密了，說老實話，你到底有沒有對象？

宓（幽默地） 回老爺的話，小的實在沒有。

羅 密司脫宓，你的眼界不能放得太高，因為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人可以說是沒有的！

鄭（鄭教授簡稱） 你看我們都是有太太的人，這兒就祇有你一個人還是獨身漢，你難道

不感到寂寞？

陸太太 信他的！三十歲快要轉灣的小夥子，沒有的也得有啦！

陸 對了，密司脫宓，你已經到了應該解決這件人生大事的時候了，你不在乎，人家可替你着急。規規矩矩說句老實話，密司脫宓，要不要替你介紹一位小姐？

宓 不必！謝謝你們的好意！男女間的事，可遇而不可求。

李 可遇而不可求，這話有意思！

趙 你們別太替他操心吧，他有他的祕密，他有他的心眼兒，還是拿他開開玩笑，倒來得痛快。

宓 趙先生，你們還沒有開夠玩笑嗎？

趙太太 還得找機會拿你開玩笑，除非你今晚多表演幾個精彩節目給我們欣賞。

鄭太太 我們的提琴專家，今晚你可別再搭架子！否則……

宓 否則怎麼樣？

鄭太太 否則還得拿你開玩笑！說得你臉紅！

（壁上掛鐘打九下）

李太太 噢！白小姐怎麼還沒有來？

李 等她一到，我們馬上就開始跳舞！

白小姐是誰？今年聖誕節府上多了一位新客人？

李 她是我內人的同學的外甥女兒。

李太太 讓我打個電話去催催她。（起立往門邊打電話，大家聽着。）喂！喂！請你叫白小姐聽電話。（俄頃）喂！喂！是白小姐嗎？我是李太太，你怎麼還沒有來？……

！你有點不舒服，稍微有點頭痛，要緊嗎？……不要緊的，是嗎？對了，不要緊的！你擦一點萬金油就會好的。……白小姐，今天是一年一度難得的聖誕節，別悶在

家裏，快上舍間來玩兒吧！我們這兒今晚有跳舞會，還有精彩的餘興節目，……你不是最喜歡聽提琴獨奏嗎？回頭有一位著名的提琴專家必智多先生將要演奏他的得意傑作。……你問客人多不多嗎？我告訴你，不多也不算少，都是華聯大學的教授和他們的太太，……怎麼！你還要打扮打扮，好的，打扮得漂亮些，我們都在等你，快來吧！越快越好！再會！（掛上電話）

李太太 白小姐正在打扮，馬上就來！

不打緊，我們恭候這位新客人。

李 乘這個當兒，我們來討論跳舞這玩意兒，有一般人批評跳舞是不正當的娛樂，照這麼說起來，我們好像也在學時髦，幹這年輕人着迷的新鮮玩意兒，諸位的意見怎樣？

羅 我憑幾十年跳舞的經驗來說幾句話，我以為跳舞的本身並不壞，假若把牠當作家庭娛樂，或者在正當的交際場中舉行一個 Dancing Party，我敢大胆說，跳舞的確是一種高尚正當的娛樂。因為一個人在快樂的時候，也會很自然地手舞足蹈起來。壞就壞在一般人把跳舞當做一種買賣，跳舞場裏有靠跳舞吃飯的舞女，許多人都沉醉在紙醉金迷，專門拿色情來號召的跳舞場裏，那纔是大大的不應該！

陸 羅博士的話很對！我覺得目前社會上的跳舞場，要買舞票，可以叫舞女坐檯子，有舞女灌迷湯，這種地方是色情和金錢交換的場所，並不比書寓妓院高尚多少！

宓 跳舞的確是件很有趣的玩意兒，因為牠有音樂節奏，要湊合步法，很富於藝術的意味。至於像一般不講究音樂拍子，不懂得步法，祇知道左右前後，橫七豎八，摟着

舞女大跳其自由舞的人，簡直有點可笑！

趙太太 男女之間跳交際舞，胸口對胸口，一定要距離相當尺寸，方纔顯得高尚大方。

陸太太 普通一對男女緊緊地擁抱着跳舞，似乎有傷風化，和正派的交際大有出入。

羅太太 嚴格地說，有許多中國人還不夠跳舞的資格！

（這時白雪雲翩若驚鴻般進來）

李 唔！白小姐來了！（衆皆起立）

李太太 我的白小姐，你打扮得真漂亮！

李 我來替你們介紹，（指白）這位是白雪雲小姐，白小姐上個月剛從外埠到漢口來，她是研究音樂的，歌唱得非常好！下學期預備轉學到本校音樂系肄業，是我們的一位新同學。

衆人 歡迎！歡迎！

李 （旋即一一替白介紹，白向衆客一一點頭爲禮。）這位是羅博士，羅太太，鄭教授，鄭太太，陸教授，陸太太，趙教授，趙太太，（最後指白）這位是音樂家宓智多先生。

白（向密點頭）久仰！久仰！

密慚愧！

李（向白特別介紹）密先生在音樂方面的造詣很深，還能夠拉得一手好提琴，是本校音樂系的講師，以後你可以常常向他請教。

白以後請密先生多多指教！

密指教的話，不敢當！既然我們都是研究音樂，以後倒可以常常互相研究討論。今天能夠認識白小姐，我非常榮幸！

李太太各位請坐！（大家坐下，僕人替白端上咖啡，並替衆客添咖啡。）大家請用粗點心！衆人請！請！（李校長前往開撥收音機，無線電播送着輕音樂。）

李我們開始跳舞吧！（李起立和李太太先跳入舞池，一對對跟着起舞，僅密白二人尙未起舞。）李（一面跳舞，一面招呼。）隔壁一間的舞池比這一間大得多，跳起來比較舒服寬暢，大家到隔壁來跳吧！

衆人OK！（一對對舞入隔房）

（這一間祇騰下宓白二人，不覺相互對視一下，四目相接的一瞬間，白有點不好意思地避開目光，低首看鞋。）

宓（起立，走到白面前有禮貌地一鞠躬。）Please！

白（與宓起舞）我跳得不好，宓先生請你別見笑！

宓白小姐真客氣！（他們二人並不舞到隔壁一間大舞池去，似乎別有用心。）

宓（且舞且談）白小姐是一個人來漢口嗎？

白是的。

宓府上住在那兒？

白中山路。

宓幾號門牌？

白一百零五號。

宓真巧！我和你住在一條馬路上。

白真的嗎？

宓 我住在中山路二百八十八號大陸公寓，跟府上不過相差三十家門面，我每天上學校，要經過府上。

白 你府上人多嗎？

宓 祇有我一個人在漢口，因為我還沒有結婚。你呢？

白 我跟你一樣。

宓 一個獨身者，作客他鄉，冷清清，孤伶伶，怪寂寞的！

白 你有你的提琴陪伴你，你可以拿音樂來解除你的寂寞。

宓 但是有時候音樂也不能安慰我這一顆寂寞的心！白小姐！你說我該怎麼辦？

白 嗯！我說嗎？……（對他望望）你可以常常找朋友談談心，或者一塊兒遊玩解解悶。

宓 然而我認識的朋友中間，可以常常陪我談心玩兒的簡直沒有！我看得上談得來的人太少了！

白 大概宓先生的眼界很高，一般的人都不夠資格和你做朋友？

宓 那倒不見得！不過男女間的事，是一種緣份，可遇而不可求的！

白 對！你的話很富於詩意。宓先生，我覺得你有詩人的氣質，藝術家的性格，跟平常一般人不同。

宓 那末，白小姐！請你批評批評看，我這點氣質和性格，好還是不好？

白 當然好！

宓 你喜歡不喜歡我的氣質和性格？

白 ……（微微頷首，臉略紅，不好意思啓口。）

宓 多謝你瞧得起我！

白 （含羞不語）

（此時隔房李校長在喊：「宓先生，白小姐，這兒地方大，上這兒來跳吧！」宓答道：「謝謝你！我們在這兒跳得也很舒服。」接着隔房傳來一陣笑聲，原來心廣體胖的趙太太差些兒滑一交，這裏宓和白繼續且舞且談。）

宓 白小姐！（故意不即刻說下去）……

白 嗯！……（凝眸睇視他，等他開口，加強注意力。）

俗語說：「一見傾心」，男女之間是否一見面就會傾心？白小姐！你相信這句話嗎？

白 我不知道。

宓 我現在覺得這句話並不形容過度，男女之間，的確有「一見傾心」的可能！可不是嗎？唐明皇一眼就瞧上了楊貴妃。

白 宓先生，你對於這個，倒很有研究？

宓 白小姐，你是聰明人，你也不見得真會不懂這裏面的意思？

白 （愈加嬌羞）……

（此時隔屏鄭教授，舞興正濃，提高粗嗓子，跟着音樂大唱其外國歌。）

宓 我真快活！我們今天談得非常投機，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第一次見面，彼此就像是已經深交十年的知己朋友。

白 在你，今天還是第一次看見我，可是在我，連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看見你了，你相信不相信？

· 這奇怪！從前我們並不認識，也從沒有見過面，怎麼我沒有見過你，你倒已經見過我兩次？

白 你猜得出嗎？是怎麼樣的一個迷？

必 敬謝不敏，我猜不出。

白 告訴你吧，從前我在漢口，曾經聽過你兩次音樂會。

必 原來你早就聽過我演奏提琴。

白 你的提琴奏得太動人了！真不愧是提琴聖手，到現在為止，你一共拉了幾年？

必 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練習提琴，下了十一年的苦功，到今天總算有了點小小的成績！

白 （感動）必先生，我十二萬分欽佩你的精神！我更崇拜你的藝術！

必 我吶，十二萬分欽佩你的聰明！崇拜你的美麗！

（音樂停止，必用力輕輕將她往自己身邊一拉，她的頭不免俯衝過來，他吻了她底頭髮。兩人多情地對視片刻。）

（隔房一影人輕舞湧過來）

陸太太（向白）你們兩位怎麼不上隔壁來跳舞？

必在這兒跳一樣。

李現在我們先來一個餘興節目，白小姐，請你先唱一支歌好嗎？

（衆人拍手）

白我唱得不好，還是讓別人先唱吧。

李太太 白小姐別客氣啦！我聽你唱過，你唱得真好！說不定將來會成功一個了不起的

歌唱家呢！

白如果我唱得不好，請諸位多多原諒，千萬別見笑！

衆人 客氣！客氣！（白走到琴前坐下，按了一下琴鍵。）

必 白小姐唱甚麼歌？

白 我想唱黃自先生作曲的一首名歌：「山在虛無縹渺間」，因為我最愛聽這支歌，不知道諸位喜歡不喜歡？

衆人 喜歡！喜歡！

鄭 「山在虛無縹渺間」的確是一支好歌，牠不知感動了多少人！

宓 （取放在旁邊的提琴）白小姐，讓我拉梵啞令跟你伴奏吧！

白 再好沒有！我希望我唱得不致於辱沒了你出神入化的提琴！

宓 白小姐太客氣了！今天有機會和你合奏，我說不出的高興！（撥弦對音）白小姐，

請了！

白 請！（兩人合奏起來，白一壁彈一壁唱，唱罷，衆人一而鼓掌，一面喊着：「好極了！好極了！」）

宓 白小姐，你唱得實在好！就是中國目前最出名的歌唱家，也不過如此！

趙 白小姐，你的嗓子，真像珠玉走盤，乳鶯出谷，唱出來的都是一連串銀鈴似的清

音！

陸 白小姐將來學成之後，將要爲音樂界歌唱界放一異彩！

羅 白小姐的前途大有希望，然而還得請白小姐繼續努力！

白 （興奮）謝謝諸位的獎勵和指教！（旋向李）李先生，李太太，我住得路遠，我想

先告辭了！

李太太 不多玩一會嗎？

白 不了！謝謝！（向大家）對不起諸位！我先走一步，失陪了！

衆人 請便！請便！

趙太太 白小姐，以後有機會我們還要聽你唱歌。

白 好的，下個學期，我上華聯大學唸書，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宓 白小姐，天晚了，你一個人走路不放心吧？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白 多謝你的好意，我恐怕不敢當！

宓 沒有關係！白小姐，我們走吧。（取提琴拎在手裏。）

白 謝謝李先生！李太太！

李校長 待慢！待慢！有空常來玩兒！

白 大家再會！

衆人 （送他們出門）再會！再會！

幕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漢口江邊

漢口江邊某處，地上開着野花，長着野草，稀疏有幾顆樹木，其中有兩株垂柳。背景乃一條浩浩大江，江中帆影點點，天上白雲朵朵，色彩調和，風景出於天然。

這時正當五月艷陽天。（約離第一幕半年光景。）

初夏時光，一男一女哼着流行歌曲由左邊小道走來。女的名萬美麗，是萬會長的女兒，漢口最出名的交際花，她頸項裏掛着望遠鏡，手中牽一隻哈吧狗，衣飾艷麗非常。男的名萬利通，是她的大弟弟，他肩上背着照相機。

萬（萬美麗簡稱）（回頭向汽車夫高聲吩咐）金根，我們在此地玩一會兒，要拍幾張照，到四點鐘你來叫我們。

（「是——小姐——」遠遠傳來汽車夫回答的聲音。）

萬 這兒的風景倒還不錯，可惜風太大了一點！

利（萬利通簡稱） 江風吹在身上，我倒覺得怪舒服的。

萬（戴上望遠鏡眺大江）好風景！好風景！通弟，你來瞧！（用手指點江中帆船）那一條條帆船，撐着篷，順風而下，船夫一面行船，一面吃飯，一碗飯沒有吃完，船倒行了一段路了，多麼有趣！

利讓我瞧瞧！（取過望遠鏡戴上眺望）他們正在吃飯，一口又一口，吃得真快！好像味道很不錯的樣子。

萬搖船的人怎麼這時候才吃飯？這算是午飯呢還是晚飯？

利不算午飯，也不是晚飯，這叫「偷冷飯」。

萬偷冷飯？多奇怪的話！難道他們吃的飯是偷來的嗎？

利（賣弄地）小姐，你不懂！讓我告訴你吧：他們搖船的人一天要吃四頓飯，午飯吃過不算數，到下午肚子餓了，就吃中午剩下來的冷飯，這就叫偷冷飯，正像我們下午吃點心一樣。

萬那我們下午喫點心，以後也叫「偷點心」好啦！哈哈！哈哈！

利哈哈！哈哈！

萬通弟，就照這樣的姿勢，你替我拍一張照。（手舉望遠鏡裝作遙矚大江的姿勢。）
利好的。（拍照）別動！（卡拉一響）拍好了。

（宓智多吹着口笛走來）

宓（瞧見二人，站定。）原來是萬美麗小姐，好久不見，您好！

萬（裝作洋派）哈囉！密司脫宓，How do you do！（和宓握手）我來替你們介紹：
（指利通）我的 brother 萬利通，（旋指宓）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音樂家宓智多先生。（二人點頭握手。）

萬密司脫宓，幾時你預備再開一次音樂會？我倒很想聽你演奏。

宓還沒有一定，等到開音樂會的時候，再請你指教。

（萬利通見他們談話，自往江邊攝取風景照。）

萬我們好像很久沒有見面了吧？

宓大概總有一年多了，其實我們以前根本不過見過一二次面。

萬（向宓打量）密司脫宓，你倒是一表人材，多才多藝，年輕人中間很少見！

那裏！那裏！

萬 你是當今漢口青年界不可多得的鳳毛麟角，我這句話批評得不錯吧？

宓 承蒙謬獎，我祇有慚愧！

萬 奇怪！以前在交際場中，我怎麼沒有注意到你？我豈不是有眼不識泰山！

宓 不敢當！你萬小姐是萬會長的千金，漢口最出風頭的名媛！在你四周圍，有的是名人關人，還有一般公子哥兒，你當然不會注意到像我這樣小市民階級的普通人物！

萬 宓先生，別提了吧！近來我似手有點討厭那一般闊人，跟他們交際，吃、喝、玩兒，老是那一套花樣，交際不出一個名目來。我覺得他們未免俗氣，老實說，我跟他們玩得膩了，再也感不到興趣，今後很想改變作風，換換口味，譬如常常和像宓先生這一幫人在一起，學學音樂，跳跳舞，打打球，或者遊山玩水，那才有意思得多！我這番意思，你覺得怎樣？

宓 萬小姐，你說笑話了！像你這種高貴的身份，和我們這般無財無勢的普通人在一起交際，豈不要給人家笑話嗎？

萬 別人笑話我？管他的！我愛怎樣就怎樣，誰也管不了我，我就是這個脾氣！

宓 不過跟你交際，我總覺得高攀不上！

萬 宓先生，你何必那樣客氣？你到底是個有名的音樂家，你爲甚麼不能和我做朋友？

難道說交朋友一定要講究身份，要化錢的不成？

宓 對！我佩服你的高論！

萬 宓先生，我對你有一個請求，你肯答應我嗎？

宓 萬小姐會對我有請求？可不是開玩笑吧？

萬 說正經話，在這個暑假裏，我要研究音樂，學彈鋼琴，我想請你做我的教師，我覺得你是最合適的人選。

宓 抱歉得很！我不會彈鋼琴。

萬 宓先生說笑話了？音樂家不會彈鋼琴，誰相信！你不妨這麼說：你彈鋼琴不及提琴拉得好。

宓 就那麼說吧，鋼琴我彈得不好，這是事實。

萬 無論如何，你比一般普通人總要高明得多，何況你對於音樂有很深的修養。

宓 那倒不見得！

萬 總而言之，你肯不肯賞臉，乾脆回答我？

宓 對不起！不能讓我考慮考慮，再給你答覆？

萬 好的，宓先生，你放心好啦，我一定特別優待你！

宓 謝謝你的好意！

萬 本星期六晚上，家父要招待一位剛到漢口來的貴客，特地在武漢大飯店舉行盛大的宴會。那一天，漢口的要人名人都來參加，家父還打算請人來表演餘興節目，所以我想請你也來參加。

宓 我既不是要人，又不是名人，我那有資格參加這樣的宴會！

萬 怎麼！連萬會長的面子你也不在乎嗎？

宓 豈敢！豈敢！

萬 宓先生，我真不明白，你見了我好像有點顧忌似的，那又爲了甚麼？其實我做個倒

是挺和氣的，我請你參加宴會，無非想乘這個機會把你介紹給家父，如果他賞識你，我可以要求他老人家提拔你，那時候，你鴻運當道，前程遠大，你自然會感激我了。

宓 承情！承情！

萬 那你準來了？（宓點頭）回頭我差人把請帖送到你府上。

宓 我住的地方你知道嗎？

萬 還。請教！

宓 我就住在中山路大陸公寓二樓。

萬 （微笑，表示滿意。）你是一個人住在公寓裏嗎？

宓 是的。

萬 怪孤獨的是不是？

宓 （有異樣的感覺）無所謂！

（這時汽車夫遠遠撒喇叭，提醒他們四點鐘已到，萬利通收起照相機，牽着哈吧狗跑過來。）

利 姊姊，四點鐘到了，金根在催我們，我們走吧！

萬 宓先生，四點半鐘我們有個約會，我們要走了，你要不要跟我們一同坐汽車回去？

宓 不，謝謝你，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

萬 （舉手，利通亦舉手。）星期六晚上見！

宓 再見！（萬美麗和萬利通下）

（宓一面散步，一面看風景，片刻，白雪雲匆匆上。）

宓 雪雲，你來了！

白 對不起！我來晚了！你等得不耐煩了吧？

宓 （搖頭）我等你，就是再等幾個鐘頭也甘心情願！

白 那你今天不會怪我來遲了？

宓 我祇有疼你，我永遠不會怪你！

白 那才是我的好哥哥！

宓 你叫得多親熱！再叫一聲好嗎？

白（聲音緩慢而甜潤）好哥哥！

宓 噯！我的好妹妹！（向她張開雙臂，她嬌捷地投入他的懷抱裏。）雲妹！我們快要分別了，今天需要多親熱親熱，是嗎？

白（點頭，舉首含情脈脈地凝睇他。）

宓 雲妹，瞧你跑得多累，額角上儘冒着汗珠，（取出手帕替她揩拭）快坐下來息息吧！

（扶着她倚靠柳樹幹坐下）

白 智哥，剛才我來的時候，瞧見一個打扮得像電影明星似的女人，你瞧見沒有？

宓 瞧見的，是不是還有一個比她年紀稍微輕一點的男人跟在後面？

白 不錯，那女的妖形怪狀，不像是個良家婦女，不知道是不是舞女？

宓（笑）你弄錯了，人家還是萬會長的千金小姐呢！

白 原來她就是漢口頂出名的交際花萬美麗？

宓 對了，她就是瘋迷過多少男人，漢口最出風頭的女人！

白 你也認識她？

必 不大認識，一共只見過一二次面。

白 這種女人還是不認識的好！

必 爲甚麼？

白 她不是正派的女人，跟她來往有害無益。

必 （扶着她起立閒談，並肩侃侃清談。）雲妹！我們從互相認識，一直到互相戀愛，有半年多了吧？

白 算到今天爲止，一共六個月零十三天。

必 你記得真清楚！

白 日子過得真快，不知不覺，我已經在此地唸了一個學期書，算起來，我已經在你門下做了半年學生了！

必 半年不算多，我還要你一輩子做我的太太呢！

白 （甜笑）智哥，我永遠忘不了去年聖誕節我們初次相識的情景！

必 從那天起，我就開始喜歡你，愛戀你！

白 將來我老了呢？

宓 那怕地老天荒，海枯石爛，我愛你的心，始終不變！雲妹！你呢？

白 我嗎？即使地球上沒有了空氣，我仍舊愛你到底！

宓 我們兩個人，結成了一條心，生生死死，永不分離！

白 然而明天我們就要分別了！（心頭微覺黯然）

宓 暫時的小別，算不了甚麼，等到放過暑假，學校開學，我們仍舊可以天天相聚在一起。

白 暑假要放兩個月，未免太長了。

宓 那是學校的章程，是沒有辦法的事。

白 我回到家裏，沒有你在身邊，冷冷清清地悶上兩個月，生活多麼寂寞單調！

宓 我會常常寫信給你，解除你的寂寞。

白 僅僅幾封信，恐怕不能安慰我這顆熱烈的心！

宓 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你何必那樣心急！

白 人生從不相識而相識，相識了遲早又要分別，分別了天天盼望着團聚。結果仍舊能得團圓的，總算是上上大吉，最怕生離死別，那才不免抱恨終身！

宓 雲妹，你幹麼想得這麼多？以後的事情誰又能預料得到，我以為最要緊的倒是眼前是否活得快樂。短壽期的別離，反而會增加愛情，等到兩個月後再見面的時候，我的心裏，一定有說不出的甜蜜！比從前更興奮！更快樂！

白 不錯，今年下半年我還要到漢口來求學，不久我們還可以像現在一樣天天見面。可是明年我畢了業，我當然不再在此地唸書，那我們怎麼辦？

宓 難道說明年你畢了業，你回你的家鄉，我還留在漢口，或者跑到別的地方去，從此兩個人天涯海角，各處一方，就那樣分手了嗎？那可不成！我們預先得有個計劃！

白 你有甚麼打算嗎？

宓 明年你畢了業，我們就結婚，永遠在一起，不再分離，你同意嗎？

白 當然同意！

宓 雲妹，我從心底感激你！

白 我也是。

宓 但是，你是你父母鍾愛的女兒，你家裏肯把你嫁給一個無錢無勢，無家可歸，浪跡他鄉的遊子嗎？

白 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自己嫁人，又不是我父母嫁人，智哥，你放心好了，即使家裏不贊成，父母也不能硬替我作主，我有我的主意，決不向家庭屈服，辜負你的一片愛心，做出對不起你的行爲！

宓 你有如此堅決的態度，我可以安心了，我對你充滿了感激！雲妹，照你的眼光看起來，我們的婚事你家裏會反對嗎？

白 這很難說，因爲我家裏也都是守舊的人，許多守舊的父母，嫁女兒講究門當戶對。換一句話說，他門怕自己的女兒嫁出去吃苦，他們要把女兒嫁給比較富裕的人家做媳婦才放得下心。所以我這次回去，預備向家裏疏通一番。

宓 萬一你家裏固執到底，始終反對，那你打算怎麼辦？

白 那我祇得脫離家庭，回到你的身邊！

宓 雲妹，你真好！你有志氣！我欽佩你！

白 （默笑，兩人走近江邊欣賞風景。）

白 武漢三鎮真是一個好地方，牠有許多名勝古蹟，牠有山，有水，又有都市的繁華，我喜歡牠！這一次我能夠到漢口來唸書，有機會認識你，我覺得幸運極了！我這一輩子總算不虛度了！

宓 我還有一層更喜歡武漢的理由，就因為武漢是我們倆的定情之處。

白 對了，我們的足跡跑遍了武漢三鎮，所有好玩的地方，我們都去玩過，所有的名勝古蹟，我們都去看過，像漢口郊外的萬松園，中山公園。（用手指點）隔一條漢水，對過漢陽的大別山，晴川閣，禹王宮，古琴臺，歸元寺，鸚鵡洲。長江對岸武昌的蛇山，黃鶴樓，抱冰堂，鄂園，洪山，寶通寺等等，這些好玩的地方，我們不知去了多少次。武漢三鎮給我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宓 雲妹，你還記得嗎？三個月之前，我和你在浩浩蕩蕩的長江上一面划船，一面高聲唱歌。又有一次，我們在黃鶴樓舉行野餐，我把所帶的葡萄酒喝得太多了，醉醺醺

地差一點當天回不了漢口。

白 我都記得，一切的事，我都記在日記本上。那一次你喝醉了酒，還向我求婚呢？

宓 哈哈！那天我向你表演了一齣「黃鶴樓求婚」的喜劇，感謝我的好雲妹沒有讓我失望，你到底答應了我的請求。

白（甜笑）提起黃鶴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唐詩上不是有一首題名黃鶴樓的七言律詩嗎？讓我先唸給你聽：「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首詩我覺得太好了！太感動人了！你覺得怎樣？

宓 這的確是一首難得的好詩，描寫武漢的名勝風景，來襯托出悠遠濃厚的鄉愁，和意味深長，感慨無窮的胸懷。尤其我們住在武漢的人，吟詠這一首詩更覺得親切有味，心裏充滿了詩意的感覺！

白 我愛好這首詩，所以把牠配上了樂譜，我想用音樂的力量來充份發揮文字的感情。宓 好極了！你的傑作拿出來給我欣賞欣賞！

白 我一時匆忙，忘了帶來。

宓 反正明天早晨我要到碼頭上送你上船，那你明天交給我好啦。

（白點頭同意）

宓 雲妹！現在你能不能先唱給我聽聽？

白 好的，我試試看，唱得不好，你可別見笑！

宓 那兒的話！

（白一面唱黃鶯樓歌曲，一面表演歌唱時的姿勢。唱罷，宓熱烈鼓掌。）

宓 你的曲譜配得太好了！每一個音符，充份表顯出詩裏面遼遠悠美的情調，使人回味無窮！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傑作！真所謂「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伸出右手和她熱烈握手。）雲妹！我預祝你成功！

白 謝謝我的知音——我的好智哥！你太捧我啦！（滿意地微笑，慶幸自己的作品已獲得知音。）

白 （少頃）準明天我把這支歌獻給你，請你指教！同時爲我們分別以後留一個紀念。

你空閒下來，可以常常唱這支歌，用你的提琴演奏這支歌，那你就像看見我這個人，聽見我說話的聲音一樣，你不至於孤單寂寞了！

必 雲妹，你的傑作黃鶴樓，我要天天唱，天天拉，每天至少一遍，興緻好的時候，也許十遍八遍一直唱下去，拉下去，我相信等到我們再見面的時候，這一支歌我一定練得很熟很熟，可以和你合奏了。

白 很好！我回到家裏也要多多練習，這支歌雖然不是世界名曲，然而牠總是我費掉許多精力寫成的作品。世界上的東西，無論是著作，歌譜，甚至是男女之間的愛情，凡是努力下過一番工夫的都值得寶貴。假若朝三暮四，隨便拋棄，那簡直是生命的浪費，太可惜了！將來恐怕連懊悔都來不及！

必 雲妹，你的話太對了！我都明白。

白 （指望天上的白雲）人生就像天上的白雲一樣，悠悠地來，悠悠地去，白雲深處，好像永遠隱藏着猜不透的祕密，我們人的心裏也好像永遠隱藏着猜不透的祕密。天下的事，要永久才有價值，愛情也要有永久的價值，才值得寶貴，不要像浮雲一樣，

飄渺無定，脆弱得連一陣風就可以吹散，好好的事情，結果會變成白雲蒼狗，面目全非！（停一停，繼續說下去。）智哥！希望我們倆的愛情，要像那山巔上的磐石，雖然磐石的周圍飄蕩着搖搖欲墜的白雲，但是牠經得起風吹雨打，永遠是堅定不拔的！我們要有像磐石那樣堅定不拔的愛心，那我們的愛情纔可以顛仆不破，永久存在！

雲妹，你的話我都牢記在心頭，我的爲人大概你總可以相信，一切請你放心，別說我們這次分別只有短短的兩個月，即使十年八年，我愛你的心永遠不變！我人格担保，始終忠於愛情！忠於你雲妹！

白（滿意，感激得投入懷抱裏。）我的好智哥！

幕下 第二幕完

第三幕 漢口大陸公寓二樓寢寓

兩個月後。

宓智多的寓所，在公寓二樓，有兩個大房間、一個小小的浴室。舞台正面一間作客室，正中靠牆壁一排鋼窗。室內置有小圓檯壹只，（檯上花瓶中插着鮮花。）大沙發一只，小沙發二只，及放着香煙缸的茶几。右側一扇門，可通入隔壁的臥室及浴室。

宓智多穿着睡衣從臥室走出來，精神欠佳，像睡眠不足的樣子。他向窗外呆望一會，伸一個懶腰，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即在室中來回踱方步，心事重重，若有所思。

（低聲自語）這件事要是給雪雲知道了，那可糟透了！我怎麼對得起她！

萬（在臥室中尖聲叫喊）達令！達令！你在那兒？

宓我在這兒。

萬噯呀！你幹麼一個人要緊先起身？太陽還沒有出來。

宓時候不早了，今天是陰天，沒有太陽。

萬 管牠是陰天晴天，你不能陪我多睡一會嗎？

宓 我睡不着，還是起來的好。

萬 傻瓜！你有福不會享受！

宓 你會享福，你就多睡一會。

萬 可是沒有你睡在身邊，一個人冷清清地睡晚覺，有甚麼意思？

宓 那你閉上眼睛，仍舊以爲我睡在你身邊好啦！

萬 胡說！那怎麼成！喂！達令！你到底還想睡嗎？

宓 對不起！我實在不想睡，祇好失陪了！

萬 那我也不睡了，我起來和你療療天吧！

宓 （不答，出神地看窗外景色。）

萬 （身披睡衣，穿着拖鞋由臥室走出來。）現在幾點鐘？

宓 （看手錶）九點四十分。

萬 可不是嗎？我說時候還早吶！（往沙發上坐下）達令！勞你駕拿一枝香烟給我好嗎？

（宓往內室取一包香煙出來，遞一枝給她，其餘放在她旁邊茶几上。）

萬 （接過香煙） 費你心再替我引個火！

宓 （他擦火柴給她燃煙的時候，她猛吸一口，然後對準他的口鼻噴出一股煙來，他下免乾噎幾聲

•） 瞧你又拿我開玩笑了！

萬 （格格格嬌笑） 豈敢！豈敢！我的音樂家！你樣樣聰明能幹，就是不會抽煙，不注

意交際場中最普通的習慣，你說可笑不可笑？

宓 我倒滿不在乎。

萬 你們音樂家就有點特別，跟普通一般人不同。

宓 不好嗎？

萬 不客氣批評一句：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

宓 比較起來，好處多還是壞處多？

萬 那當然好的地方多！我就愛上你這點特別的脾氣，喜歡你這點好處！

宓 奇怪！我也不過是這麼一個人，我跟別人有甚麼不同？

萬 你自己不覺得跟別人兩樣嗎？老實對你說，跟你們音樂家談戀愛，很富於詩意！有聽音樂那樣悠美的情調，而且非常新鮮有趣，一點不俗氣，自然更不會討厭，一句話，你夠夠味兒！

宓 所以你愛上了我？

萬 （領首，點點頭尖，學外國人鼻音應答語氣。）M 哼！

宓 你是出於一片真心？

萬 當然囉！你不相信嗎？喏！上有天，……（裝作舉手指天起誓）

宓 那何必！（在她對面沙發上坐下）

萬 我不但愛你，而且要你屬於我一個人，不允許別的女人再愛上你！

宓 這就是你談愛情的手段？

萬 不是我誇口，我愛一個男人，我可以用盡種種手段，非把他抓到手不可！瞧你吧，達令！昨天晚上你不能不依我！你到底屈服在我的石榴裙下，做我愛情的俘虜了！

（得意地笑）

必（微有愧意）領教！領教！你的魔力可真厲害！你的胆子又大，那時候，我簡直情

不由自主，說起來倒有點慚愧！

萬誰像你這種男人家？胆子那麼小！

必不過我總覺得一對男女，又沒有結過婚，私底下幹這件事，總有點……

萬我可不像你那樣想，結婚不過是一種形式，男女之間既然互相情願，與之所至，逢場作戲，那也算不了甚麼。人生難得幾回歡，一個人，尤其我們女人的青春能維持多少時候？不乘年輕的時候及時行樂，難道等到頭髮白了再學風流嗎？所以我的處

世哲學：今日有酒今日醉，要玩就玩個痛快，做人那才有意思！

必本來像你這種大胆的作風，別說是女人中間，就是我們男人中間也很少見！

萬你少見多怪，不贊成我的行爲？（立起來質問他）

必笑話！笑話！（陪着笑臉立起來）

萬你是不是有點不滿意我？

必那兒的話，請你別誤會！

萬 好！那我乾脆在此地多住幾天，玩個痛快！

宓 你不怕家裏找尋你？

萬 我的行動向來自由，我家裏決不會有人來找我。

宓 你不回家睡覺，你父親不干涉你？

萬 我父親？他連自己的事都忙不了，他那有空閒來管我？

宓 那你母親不會着急嗎？

萬 我沒有母親，我親生的母親早已死了，我父親的姨太太倒有好幾個，不過，我們之間，井水不犯河水，各人幹各人的事，誰也管不了誰。

宓 不過，我這兒……

萬 什麼！你不方便嗎？是不是學校快要開學，你的白小姐就要到漢口來找你？你從前的歷史以爲我不知道嗎？

宓 （發急）那兒的話！你聽我說……

萬 （搶着先發言）哼！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既然互相戀愛，而且發生了這樣深的關係

，你必須和其他女人斷絕往來，祇愛我一個人！小密，我待你並不錯，一句話，我不許你幹出對不起我的任何行動！（裝作生氣的樣子）

宓（心虛軟化）好好兒的，你何必生我的氣？

萬（勝利地笑）我那兒會生你的氣？我疼你還來不及呢！

宓（祇有苦笑）……

萬（拉他同坐在一隻大沙發上，親昵地）達令！昨天晚上你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宓特別的感覺？

萬是的，達令！不要說謊，大胆說你心底裏所要說的實話，我喜歡聽！沒有關係，這兒祇有我們兩個人，談談很有趣味。

宓這個我是外行，這要問你才對啊？

萬不准躲賴！是我先問你，你一定得把你昨晚的感覺說出來給我聽！

宓我祇覺得我的心跳得很厲害！

萬你覺得我夠不夠刺激？

必 刺激？啊！太那個了！我受不了！

萬 得了吧！你別假惺惺了？我瞧你面上裝正經，心裏說不定熱烘烘呢？

必 那倒不見得，我心裏祇覺得矛盾得很！

萬 不見得？等着瞧吧，要不了多少時候，如果你不是瘋狂地迷住我，死心塌地愛上我，我就不姓萬！我敢誇口一句，隨便那一個男人，我有方法，有手段，我有我的魔力，總而言之，我能叫他們對我傾倒！（稍停，繼續說下去。）在漢口，只有我不中意男人，可沒有一個男人會瞧不上我！

必 你真了不得！你是漢口的女皇帝！

萬 小必，請你仔細批評批評，說實話，我決不生氣，（裝出媚人的姿勢）我到底長得漂亮嗎？

必 你嗎？豔若桃李，像一朵盛開的鮮花，稱得上「艷麗動人」四個字。

萬 我有迷人的風姿是不是？

必 對，你有的是迷人的風姿，魅人的魔力，你要引誘人，別人只有服貼，休想抵抗得

住！

萬 所以你也不能不對我傾倒，是嗎？

宓 我簡直給你弄得神魂顛倒，像做了一場春天的夢！

萬 這才是我愛聽的真心話！（兩手拉他一同立起來，在室中漫步。）達令！你要多多認識我的好處，我啊：新鮮、活潑、有趣、高貴、夠刺激，別人決不會討厭我，除非我先討厭別人。

宓 那你將來會不會討厭我？

萬 你別瞎担心！你瞧我多麼喜歡你，我對你始終感到興趣，我還要進一步和你訂婚結婚呢！

宓 你真打算和我結婚？

萬 那還用問嗎？倘若我不愛你，我肯和你這樣親近嗎？小宓，你知道我家裏有錢有勢，你娶了我，包管你一輩子過好日子，榮華富貴，享受不盡，而且我父親會提拔你，幫助你出洋留學，你出洋錢金得了博士學位回國，如果你不高興再研究音樂，那

我父親拉你一把，替你走走門路，不是做官，便是開大公司當經理。包你飛黃騰達，搖身一變，面團團做起名人要人來，許多人都會敬重你，奉承你，那時候，你何等威風神氣！你感謝我還來不及哩！

必 令尊會不會同意把你嫁給我這樣的普通人？

萬 這不成問題，家父早已跟我說過，祇要是我自己挑選的對象，他沒有意見，准許我婚姻自由。

必（心動）照你這麼說，我娶了你等於交了好運，一脚跨入青雲裏，一步登天了！

萬 是啊，聰明的小必，你跟我結婚總比跟別人結婚強多吧？

必 本來麼，全漢口的小姐，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你！

萬 那你決定先和我訂婚是不是？

必 也許是吧，因為我們已經不是普通的關係了！

萬 那你打算怎樣對付你的白小姐？

必 這個問題，可透着麻煩！如果我不睬她，使她傷心，那我於心不忍。要是用溫和的

態度跟她軟商量，她決不肯答應我跟你結合，她一定要恨死我了！

萬 你不會想一個有效的辦法對付她嗎？

迄 這真叫我爲難！叫我有甚麼辦法？

萬 你不會拿出一點勇氣來，當面親口對她說：「白小姐，對不起！我現在已經愛上了一位值得我崇拜的有希望的小姐，我已經答應和她結婚。所以我和你的一段友誼，從此祇好割愛。我很抱歉！請你多多原諒！」她聽了這話，她能拿你怎麼樣，還不是一怒而去，絕交了事。

迄 小姐！事情恐怕不會這樣簡單。

萬 然而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在這個文明社會裏，別說絕交一個女朋友，即使夫妻離婚也算不了一回事！

迄 話不能這樣說，我跟她從前究竟不是普通的交情，假若我一下子和她絕交，使她立刻嚐到失戀的痛苦，我無論如何下不起這一下辣手。我想，我祇能夠慢慢兒想方法和她疏遠，冷淡，一步一步的漸漸澆冷她的情感，等到日子一長久，我跟她再分手

，她也不致於太痛苦了！

萬 我可不贊成你這種藕斷絲連的辦法？這對我太危險了！

宓 我相信我的主張比較合於人道，我希望和你有商量的餘地。

萬 你這種辦法對於我簡直是一種侮辱！我絕對不能答應你同時愛兩個女子！不是她犧牲，便是我讓她，我是一個有身份，講體面，有名望的小姐，我決不能忍受這種侮辱，讓人家笑我！（堅決地坐下，宓亦坐下。）

宓 那依你說，該怎麼辦？

萬 乾脆跟她一刀兩斷，永遠絕交，省得嚕哩嚕嚕添麻煩！

宓 這樣做，我的良心上太過不去，我已經做了對不起人的事，我決不能太過份！太叫人難堪傷心！我們的幸福希望不要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

萬 好了好了，你別婆婆媽媽了！這件事我看你永遠不會有辦法，還是交給我來辦吧。交給你辦？我更不放心。萬一她刺激得太深，憤而自殺，那我的罪過太大，我的良心永遠不會平安！

萬 嚶嚶！自殺！你以為很容易？自殺要有勇氣，要有極大決心的人才會真去自殺。生命究竟不是兒戲，好死不如惡活，尤其像白雪雲那樣的人，我敢担保她決不會爲失戀而自殺！

宓 但願如此！

萬 小宓，你究竟打算幾時和我訂婚？

宓 隨你的意思。

萬 我想愈早愈好，事不宜遲，早一天訂婚，早一天安心！

宓 你對我還放心不下？

萬 也許是吧？聽你的口氣，你對於你的白小姐還有點戀戀不捨的樣子。我知道白雪雲就在這兩天快要到漢口來，人心難測，不要你們兩個人一見面，就把我給忘了？

宓 瞧你想到那兒去了？我既然答應和你訂婚，我還會跟別人談戀愛不成？

萬 那末咱們預定下星期日正式舉行訂婚典禮，你同意嗎？

宓 我同意，隨便幾時都可以。

萬 好！那末現在我們先交換訂婚戒指，算是預約訂婚的手續。

必 瞧你小心眼兒，性急得這樣！你難道怕我逃走不成？

萬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氣，我這人想到就做，不喜歡推三阻四！

必 不過，今天太偏袒了，我連訂婚戒指都沒有預備。

萬 沒有關係，你手指上的名字戒指就行。

必 這隻戒指太普通了，而且是銀子打的。

萬 祇要我同意就行，你何必嫌牠不好？（起立）達令！請你也站起來！

必 你預備玩甚麼把戲？（仍舊坐着）

萬 胡說！我一本正經跟你交換訂婚戒指。（大聲）請你站起來！跑過來！我的未婚

夫！

必 （懶洋洋起立）是！小姐！

萬 不對！不對！你應該稱呼我親愛的未婚妻！

必 是！我親愛的未婚妻！

萬（脫下手指上所戴鑽戒，向他示意獻寶。）達令！瞧我這隻五克拉獨立大鑽戒！

必神氣極了！值多少錢？

萬一百萬！

必太貴重了！

萬請你把左手伸出來！（必伸出左手，她替他套上鑽戒，俯首吻他的手，旋即放下，把自己的右手伸給他。他照樣脫下手上的銀質名字戒，握着她雪白肥嫩的手，替她戴上，並俯首吻她的手，吻罷，他仔細鑑賞她的柔腕，竟一時捨不得就放下。）

萬我的手好看嗎？

必真美！你本人跟你的名字一樣美麗，真是名符其實，名不虛傳！

萬我美麗的地方多呢！你等着慢慢兒享受吧！

必我的運氣真好！有這樣的好機會。感謝我的親愛的未婚妻成全我，我一輩子不會忘

記你待我的好處！

萬我很高興！你已經情情願願答應做我的丈夫！

宓 我非常榮幸！我高攀了像你這樣有名望的貴族小姐！

萬 達令！從今天起，無論是名義上和事實上，你都是屬於我的了！

宓 是的。我們幾時預備結婚？

萬 少則兩個月，至多三個月。因為我們都是有名望講體面的人，結婚應該充份籌備大大地鋪張一下。

宓 結過婚，預備到那幾個好地方去度蜜月？

萬 杭州，北京，青島，香港，都是好地方，最好多到幾個地方去度蜜月旅行

宓 我們幾時預備出洋留學？

萬 那總要等到度蜜月回來，再辦理出國手續。我打算到外國去研究戲劇，比較有興趣，要是一本正經唸書，未免太枯燥，我可受不了！

宓 我想到外國去還是繼續研究音樂，希望在音樂方面有所成就。

萬 你學成回國，可以成功一個大音樂家，創辦一所中國最大的音樂專門學校，你自己担任校長。再建造一座中國規模最大的戲院，預備經常演奏音樂戲劇。假若你不幹

音樂，那可以改行，隨你的便！

宓 依照你的計劃，一筆創辦的經費相當可觀。

萬 那不成問題！我家裏有的是用不完的鈔票！

宓 一切全仗你的力量！

萬 （打呵欠，舉手伸懶腰）我累了！

宓 你去休息吧！

萬 （點頭）今天我總算辦好了一件事，隨便白雪雲幾時到漢口來，我可不必担心了！

宓 你是勝利了！

萬 對！勝利總是屬於我的！達令！你應該替我高興是嗎？

宓 （對她苦笑，聽她提起白雪雲，他不能不無動於中。）

萬 少陪一會！我進去洗個澡。

宓 請便！（她走向浴室）

（留下宓一人在室中想心事，他究竟是個有情感的人，對於自己所幹的「好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愧疚之餘，深覺左右爲難，不免略起一絲悔意，對白雪雲不能不有所顧慮，但他目前正著迷於富貴夢中，沉迷於自私心中。）

（片刻，喀喀喀，門外有人敲門。）

宓（以爲是茶役）進來！

（白雪雲手裏提滿禮物，欣喜地跑進來，把禮物放在桌上。）

宓（見是白，不由得一怔！略微驚慌。）你——你來了！

白 智哥！你好嗎？（和他緊緊地拉手）

宓（平淡地）好！你也好！你來信不是說後天到漢口，怎麼今天突然來了？

白 智哥！分別了快兩個月，可真把我想壞了！我急於想和你見面，所以提早趕到漢口，輪船一靠碼頭，我就拿了幾樣東西趕來看你。我的行李還在船上，回頭你陪我一塊兒去拿吧。

宓 你倒還是像從前一樣熱烈地愛着我！

白 當然囉！日子愈長，感情愈深，我愛你的心更堅決！更熱烈！

必 我慚愧！你比我好得多了！

白 我好，你也好，你不是和我一樣嗎？

必 從前是那樣，可是現在……

白 現在怎麼樣？

必 別提了！我覺得我做人的彷彿在退步！

白 瞧你想到那兒去了？智哥！久別重逢，我們今天剛見面，彼此應該高興是不是？

必 （勉強地）對！我們應該高興！

白 智哥！這一次我帶了些你喜歡的東西送給你，（跑至桌邊指禮物）這是你愛吃的聽頭菠蘿蜜，橘子，和玫瑰豬油定陸糕。這兩包是我們故鄉出名的湘繡；一對繡着「雙鴛鴦」的枕頭套，和一條繡着孔雀開屏的川緞被面。

必 謝謝你送我這許多好東西，我怎麼敢當！

白 被面和枕頭套讓我拆開來給你看，不曉得你喜歡不喜歡？（正要拆開紙包）

必 不用拆開！（阻止）謝謝你的好意！我沒有甚麼好東西送給你，你還是拿回去留着自個兒用吧，我實在受之有愧！

白 （不疑心其他，好笑他多禮。）可是却之不恭？（見他尚無受意）什麼！你跟我還見外嗎？纔分別兩個月，你倒跟我客氣起來，你跟誰學會了客套？

必 你實在待我太好了！叫我……

白 得了吧！我待你好，你不是也待我挺好的嗎！這些粗東西你全該收下。被面和枕頭套子如果你一個人捨不得用，那你留着等到將來咱們一塊兒用好啦？

必 你爲何還要待我那麼好？

白 你幹麼儘說優話？那還用問嗎？像我們這樣的情份，我更應該待你好！

必 你待我愈好，我愈加過意不去！

白 你用不着過意不去，你也待我更好一點，不就公平了嗎？

必 這一次你回去，關於我們的事，你稟告過令尊令堂嗎？

白 全都告訴了他們，可是……

宓 是不是你家裏反對我們結合？

白 是的，然而婚姻自由，他們反對，也不過徒然傷害父女的感情，他們祇有用斷絕父女關係的手段來威脅我，可再也沒有辦法能阻止我嫁給你！

宓 你已經和家庭脫離關係？

白 （點頭，心覺黯然。）

宓 你未免太激烈一點？究竟是親生的父母，誰也不忍心脫離關係。再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好小姐！我勸你趕快回去，向父母認個錯，大家和解的好！

白 （激昂）不！決不！不自由，毋寧死！爲了忠於愛情，我肯不顧一切反抗家庭！爲了忠於你，我願意犧牲一切！

宓 你這樣做，不後悔？

白 我甘心情願，決不後悔！

宓 （感動得眼睛潤濕）雲妹！你太偉大了！拿我和你一比，我真慚愧得無地自容！

白 智哥！你眼睛都濕了！（取出手絹替他擦眼淚。）你不用爲我難過，我們結合在一起

，我祇有快樂！

必 雲妹！這一次我太對不起你了！

白 （吃驚）什麼？你這話……

必 在我們分別以後，我受了環境的引誘，不知不覺幹下了一件對不起你的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原諒我？

白 甚麼事？你坦白告訴我！

必 一言難盡，我預備寫一封幾十行的長信向你解釋，把我的一番苦衷和希望詳細細細講給你聽，懇求你寬宏大量，饒恕了我，把我忘了！

白 （生氣）你葫蘆裏賣甚麼毒藥！現在爲何不能直說？

必 我很抱歉！實在因爲一時說不完許多，我想還是寫信告訴你，比較妥當。

白 你搞甚麼鬼！我要看看你這屋子，有沒有變化？（說時要衝進內房）

必 （慌張擋住）裏面沒……沒甚麼，請你還是不要進去的好？

白 我偏要進去！你鬼鬼祟祟藏着甚麼祕密？

宓（依然攔住她）請你鎮靜一點，你先請坐下，聽我向你解釋。（扶她坐下。）

白 今天你痛痛快快說個明白！否則決不跟你干休！

宓 本來我不願意辜負你的一片深情，可是老天爺偏偏跟我開玩笑，在和你分別以後，我結交了一位有名望，有錢，有勢力的小姐……

白（搶着接口）有名望，有錢，有勢力，哼！

宓 請你別生氣！你聽我說下去：這位小姐，她很愛我，她熱烈地追求我，拿許多優越的條件貢獻給我，……

白（搶着接口）什麼優越的條件！簡直氣人！

宓 她肯幫助我出洋留學，幫助我發展事業，假定我不幹音樂，甚至可以提拔我做官，我爲了我的前程着想，……

白（打斷他話頭）夠了！夠了！別再說下去！難道你真打算朝三暮四，棄舊迎新？

宓 本來我決不忍心辜負你的好意，害你傷心，我的心裏也非常難受，然而我不知不覺已經幹下了錯事，目前進退不得，左右爲難，並且環境逼着我，……

白 環境逼迫你？這話從那兒說起？

宓 是實在的情形，說起來慚愧得很！祇怪我年紀輕，意志不堅強，我禁不起她的引誘，我已經糊裏糊塗墮入她的情網，和她發生了關係！

白 （吃驚）啊！發生了關係！多麼丟臉的勾當！

宓 她現在逼着我和她訂立婚約，我左右為難，叫我有甚麼辦法！

白 她逼你訂立婚約？你還打算和她訂婚？

宓 我沒有法子，我已經答應和她訂婚了！

白 （大驚）啊！你已經答應跟她訂婚？你竟一點沒有想到我的存在？你欺騙我！你侮辱我！你良心上說得過去？如果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動物，你應該改過自新，馬上跟她斷絕往來！

宓 太晚了！如今木已成舟，悔過也來不及了！總而言之，我錯了！我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

白 （咬牙切齒）哼！空口說幾聲對不起就完事了嗎？你多麼自私！多麼殘忍！你不替

我想，叫我以後怎麼樣做人？你給我一個最後的答覆！

必 一切都是我不好，我很抱歉！我沒有答覆！

白 沒有答覆？（大怒）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這衣冠禽獸，是我瞎了眼睛，上了你的當！做夢也沒想到，我的一生會毀在你的手裏！你們男人就是見一個女人愛一個女人，拋棄一個女人，像拋棄一件舊東西一樣，任意玩弄女性！你這個壞蛋！你以為我們女人能隨便讓你欺侮的嗎？（怒火萬丈，躍過去掴他一下耳光。）

必 （左手撫摸面頰）打得好！我不怪你！我應該挨打，應該受刑罰！這一下耳光，我心頭反而輕鬆了許多。雪雲！我求你看破一點，何苦太認真，何必把愛情看得太重？否則，苦了你自己，我的良心也要永遠不安！

白 （頹倒在沙發上哭泣）好！你好！你竟忍心結我這樣深巨的打擊！我脆弱的心靈給你蹂躪得粉碎！我還年輕，我剛剛開始戀愛，踏上人生內第一步，還沒有嚐到人生的甜味，就受了你這魔鬼的引誘欺騙，你狼心狗肺，把我推入無底悲哀的深淵，永遠不能自拔！我彷彿一朵含苞待放的鮮花，還沒有到盛開和凋謝的時候，就遭受無情

的暴風雨的摧殘！從今以後，我是心似止水，古井不波，刺激受得太深，再也鼓不起勇氣談半什子的愛！我戀愛的幸福已經被你剝奪乾淨！你還不共戴天的冤家，我的一生給你毀定了！我一輩子將要在人生的苦海中浮沈！（淚如雨下）

（感動得陪着滴淚）是我不好！你罵得對！我太自私自利，我不應該貪慕虛榮財勢，

我恨死我自己！

白

（最後哭訴）爲了你，我脫離了家庭，背棄了故鄉！老遠跑到漢口來，滿心想跟你結婚，過快樂的日子，誰想到你是人面獸心，去迷戀一個有錢有勢的女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們男人爲什麼總愛製造「始亂終棄」的悲劇？（頓一頓）從今以後，叫我有何面目回去見江東父老？可憐？見不得爹娘，回不得家鄉，孤零零的一個人，像一枝海上的浮萍，任憑風吹雨打，飄流到天涯海角，抱着創傷，流着眼淚，一輩子過着淒涼悲痛的歲月！

白

（有點回心轉意的樣子）雲妹！請你別說下去！你沉痛的話，一字一句都像一把尖刀似的刺我的心！我的良心究竟沒有完全死冷，我決不忍心再看你痛苦傷心，我盼望

有一個兩全的辦法，……

萬（忽然從浴室走出來，手指間握着香烟。）噢！奇怪！當天白日，又沒有死人，你們兩位眼淚汪汪的，在鬧甚麼把戲？

（白氣得直立起來，怒目鄙視她。宓頹倒在沙發上，用手掩着額角，低着頭，無顏見人似的。）

萬白小姐，這兒是公寓，一個女人家在別人家裏哭哭啼啼，未免太不雅觀吧？

白（理直氣壯）與你不相干！

萬（冷笑）嘿嘿！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們的一筆風流債嗎！剛才你們談話，我在裏面全都聽見！

白你是誰？你不配跟我說話？

萬你的口氣倒不小！你不認識我嗎？我就是萬會長的女兒萬美麗，祇要在漢口上流社會上跑跑的人，沒有一個會不知道我的名字！

白原來你就是漢口最出名的交際花，勾引男人的能手！怪不得宓智多會落在你的手裏！

萬 白小姐，開口請你客氣一點？什麼勾引不勾引，他愛我，我愛他，我們出於互相情願！

白 你不缺少男人，你有的是一羣羣的公子哥兒和達官貴人。我也是一個女人，你爲何要破壞別人的婚姻？搶奪別一個女人的愛人？

萬 笑話！我搶你的愛人？世界上的事，那一件不是優勝劣敗？你先不要怪怨別人，你應該埋怨自己爲甚麼不如別人？白小姐，你說得對，普天下的男人多着，你又何必死心塌地看上了他？（以手指密）何況他並不真愛你？他愛的是我！

白 （咬着嘴唇皮） 他並不真愛我？他愛的是你！

萬 白小姐，我不忍心傷害你，請你平心靜氣，聽我誠懇地勸你幾句：你要明白，男人的心是捉摸不定的，他既然愛上了別人，他決不會瞧你可憐，再來愛你，戀愛不是憐憫！多情自古空餘恨！祇有傻瓜纔死愛着一個人不肯放鬆！白小姐，你不見氣的話，你不妨學學我的戀愛方法：就是能取則取，不能取則放棄。否則，死心眼兒，固執到底，結果還不是自討苦吃？所以，我勸你對宓先生死了這條心吧！你應該有

另外的打算才不至於吃虧？

白

（更生氣）誰要聽你的陰謀詭計？你口口聲聲叫我放棄他，你自己爲何不肯讓步？好一個淫蕩缺德的女人！你沒有資格跟我說話？

萬

（把香煙頭怒擲到地上）好傢伙！不識抬舉的東西！你還罵人？哼！你想跟我爭風吃醋，你別在做夢？你還不知道我的厲害？老實告訴你，宓智多已經和我訂過婚，他已經是我的人了！可沒有你的份！你少替我痴心夢想，丟盡女人的臉！

白

你才是不要臉！明明沒有訂過婚，還想騙人逞兇？你們祇會幹出偷偷摸摸的無恥勾當！

萬

好！你嘴裏不清不白，我打你這賤東西！（躍過去要打白，白挺身不讓，宓慌忙奔至中間攔住萬勸架。萬伸手一把掌，沒打中白，却擊着了宓，宓摸着面頰，狼狽地苦苦相勸。）

萬

你眼睛瞎了不成？這不是他給我的訂婚戒指？我的那隻五克拉鑽戒不是戴在他手上嗎？

宓

（推扶萬坐下）算了！算了！別吵架了！別生氣！都是我不好！

萬（火氣未消，仍立着大罵。）死不要臉！宓智多又沒有跟你立過契約，訂過合同，你憑甚麼證據一定要賴死賴活嫁給他？你以為自己長得亮漂嗎？呸！自古紅顏多薄命，你也不會例外！

白（痛哭着想想受盡委曲）你神氣！你倚勢欺人！瞧你有好結果？
滾出去！快替我滾出去。

白（氣得往外奔跑）天有眼睛，天不會饒恕你們這一對陰險奸詐，惡毒欺人的無恥狗男女！

宓（慌張，拔步追她。）雪雲！雪雲！

萬（阻止，拉住他。）站着！你追她幹嗎？（啞啞然神傷！）

（門砰一聲關上，白奔出房門。）

萬（手提白所帶來全部禮物，追上去開門，頭向門外大聲咒罵）誰希罕你這些醜東西！你拿去送你的情人吧？（將手中禮物，往樓下擲去。）哈哈！哈哈！（一陣驕笑。）

（隨着白急切下樓扶梯聲，夾雜着隆隆物品着地聲。）

萬
(轉身得意地冷笑) 嘿！你想跟我爭風吃醋，早着呢！

幕下 第三幕完

第四幕 上海白雪雲寓所

白雪雲住在三層樓亭子間裏，祇有朝北兩扇窗，室內光線不佳，頗陰暗潮濕，佈置非常簡單，就祇一張牀，兩只箱子，一只小方桌，四只小方櫈，一只舊沙發。但屋子收拾得很整潔，顯得出女主人的本性，最近才因為久病而零亂了些。

原來三年前白雪雲受忠智多欺騙後，立即離開漢口，獨個兒跑到上海，經友人介紹，在一家初級中學教音樂。最近兩個月來，她病倒異鄉，痛苦備嘗，幸虧有一位大學生宋家麟，（她來滬後第二年認識的唯一純潔知友。）時時來照顧她，安慰她。現在室內只有宋家麟陪着她。

白（她患着沉重的肺病，自始至終，不斷咳嗽。她頭向裏牀，剛正由噩夢中醒來，她嚇得急呼宋家麟。） 麟弟！ 弟！咳通！咳通！

宋（宋麟簡稱）（沒聽見，因為她的病凶險，他看護她接連兩個晚上沒好睡，如今正打着瞌睡。）

白（病得筋疲力盡，想坐起來，但疲乏得坐不起來。手抖得支撐不住，撐了起來又滑下去。她掙扎了二三次，已氣喘不休，接疊連聲咳嗽，聲嘶力竭地喚宋。）麟弟！麟弟！我怕！我害怕！（以後白說話時均間或夾雜着咳嗽聲。）

宋（瞋睡方酣，仍未聽見她微弱的呼聲。）

白 麟弟！麟弟！你在那兒？（伸手摸索，不意將牀邊一只茶杯打碎，碎的一聲，把宋從噩夢中驚醒。）

宋（吃驚，以爲她病勢惡化。）甚麼事？雲姊！（揉一揉惺忪睡眼，忙跑過去看她。）

白 哦！嚇死我了！

宋 雲姊，別怕！我在你身邊！（隔被替她撫拍胸口）

白 我做了一場惡夢，夢見一個張牙舞爪的男人，把我推到汪洋大海裏去！我嚇得直叫起來！心還在別別跳！

宋 你定定心，我倒杯開水給你喝。（另取杯子倒水遞給她喝。）

白（喝開水）謝謝你！

宋（服侍她喝罷，放好杯子，坐到牀邊陪她。）現在好一點了嗎？

白好多了！沒有你在旁邊，恐怕我會嚇得暈過去！

宋你最好靜靜地養養神，別胡思亂想，胡思亂想最容易做惡夢。

白可是我不知不覺又想起「傷心恨事，他給我的刺激太深了！我的一生傷害在他的手裏，我幾年來所受的磨難痛苦，都是他賜給我的！」（講講又淪淚起來）

宋雲姊，過去的事，還提牠幹麼？瞧你說說又哭了，我看了心裏也難受！

白老天爺也太捉弄人了，爲何不讓我先遇見你，而偏要跟那個冤家碰頭！

宋你何妨想開一點，你不遇見他，你不會到上海來教書，我們也根本不會相逢。人的一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一步又一步，髣髴老天爺替你安排好似的。

白也許我的一生是注定的一幕悲劇，要不然，我爲何那樣不湊巧？

宋雲姊，你不必過慮，我們現在在一起，希望將來永遠生活在一起，那末苦盡甘來，快樂的日子還是屬於你的！

白不！遲了！我們認識得太遲了！我已經病入膏肓，快要死的人了！我愛你，我決不

能害你！連累你有爲的一生，耽誤你遠大的前程！

宋 你別說喪氣話！你的病好好地療養醫治，總有一天會恢復健康！隨便那個時候，祇要你我不討厭我，我始終真心愛你！耐心等待！

白 不行！我不配和你結合，你還年輕，你年富力強，正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我可老了，人也不中用了！

宋 雲姊！你不老！你才大我兩歲，你還不過二十幾歲的人？

白 但是，我已經是秋天的心境，冬天的歸宿，而且我自從情場失意以來，我的心像一泓死水，再也不會波動。我早已看破世情，男女之間的事看得很淡很淡；即使你娶了我，也不見得一定幸福。麟弟，我們最好還是像同胞姊弟一樣，永遠維持神聖崇高的精神上的愛，也唯有精神上的愛，永遠不會起變化，不會厭舊喜新，你應該選擇一個賢慧的小姐做你的終身伴侶才好！

宋 雲姊，世界上有壞人，當然也有好人，不能一概而論。你吃了一個男人的虧，不能以爲所有的男人都靠不住！我對你的一番熱情，難道你不相信是真的？

白 我相信你是出於一片真心！麟弟，請你別誤會，你天真，無邪，純潔，熱情，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好青年！你肯聽我的話，那我死也瞑目；否則我豈不是害了你，你待我那麼好，叫我如何對得起你？

宋 你怎麼到今天還沒有完全了解我？我愛的是玉潔冰心，清高無瑕的女音樂家——你雲姊！並不是另外一個賢慧的女人？爲了愛你，我的生命財產可以置之度外！我立誓願意爲你犧牲一切，祇求你平安無恙！即使你的病痊愈之後，你不願意嫁給我，我也決不勉強你！甚至恨你！

白（避開話頭）我們慢慢兒再談吧。麟弟，我在床上睡得太久了，週身的骨頭都覺得酸痛，我想起來坐一會兒。

宋 起來恐怕要着涼，你還是躺着的好。

白 不要緊的，你祇要把那扇窗關上。（宋去關上窗）麟弟，請你扶我一把，讓我到沙發上靠一會兒。（宋用毯子裹住她身體，扶她起來。）

白 請你先扶我到窗口，我想看看這個世界。（宋扶她走路，她竟軟弱得移不動脚步，宋兩

手起先扶得稍鬆，她差一點倒下來。宋慌忙緊緊抱住她，抱她到窗邊。）

白 麟弟，你瞧我像一具廢物，實在不中用了！我恐怕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宋 （黯然，安慰她。）有病的身體自然不能走路！（她被抱着勉強站在窗邊。）

白 （看窗外）天在哭着，老天爺瞧我可憐，連它都爲我流淚，它一定也同情我的遭遇！

宋 下雨是常有的事，你何必多愁善感？

白 麟弟，（手指窗外）我對於這個陰險奸詐的社會，惡濁刻毒的塵世，已經無所留戀；祇有你麟弟還值得我懷念，你是我生平唯一的知己！古人說：「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我有了你，雖然死了，也得到了安慰！

宋 你放心，你活着一天，我永遠在你的身邊陪伴着你！

白 （聽見一陣哇哇哇鳥鴉噪聲）我的眼睛都花了！看不清楚，那是甚麼鳥在亂叫？

宋 喔！是一羣喜鵲在叫鬧。

白 不對！你是故意安慰我，我聽得出來，大概是一羣鳥鴉在叫着找尋牠們的歸宿之

處！

宋 雲姊，你這樣站着很累吧？還是到沙發上靠一會兒。

（白點頭同意，宋抱她仰靠在沙發上，他在她對面方橙上坐下，因疲倦過甚，不自覺地打呵欠，揉眼睛。）

白 瞧你疲倦得這付樣子！你爲了照顧我，兩個晚上沒好睡，剛才打瞌睡，我又把你驚醒，叫我怎麼過意得去！

宋 （佯裝精神抖擻的樣子）沒有什麼！我一點不疲倦。

白 麟弟，你爲我已經一個禮拜沒有上學，你在這個學期大學快要畢業，你的學業非常重要，你決不能爲一個病得沒有希望的女子而荒廢你的學業，耽誤你遠大的前程！從明天起，你必須準時上學，你散了學再來看我！

宋 明天看情形再說吧，缺課多了，我想法子補課補考，你不用爲我操心，我把你看重於一切！

白 （作生氣狀）不行！你決不能把我看得太重！麟弟，假如你真正愛我，你應該立刻

聽我的話，否則我會生氣的！

宋 是！雲姊，請你別生氣！我聽從你的話，明天一定上學！

白 這才是我的好麟弟！還有，你已經兩天沒回家，你家裏一定很着急，回頭你應該回去一趟！我不要緊的，今夜你不必在這兒看護我，你睡到家裏去，省得你家裏爲你担心，四處找你！

宋 回頭我回家就是。

白 麟弟，現在幾點鐘了？

宋 （摸摸手腕） 我沒有帶手錶。

白 那末你的戒指和自來水筆呢？

宋 我都沒有帶在身邊。

白 麟弟，我全明白，你別瞞我了！你爲我化掉很多很多的錢，你陪我用盡當光，是我這個倒霉的人連累了你！

宋 那裏！那裏！我們又不是普通的交情，我們是生死之交，這一點點錢財算得了甚麼

！我祇好望你的病好，即使爲你傾家蕩產，我也甘心情願，決沒有半句怨言！

白 這一次我病倒了一個多月，要是沒有你來照顧我，幫助我，也許我活不到今天，早已一病嗚呼，長埋地下，在他鄉做冤鬼了！不過我知道自己的病不會有希望，遲早免不了一個死，祇是你亦胆忠心地對待我，我受你這許多恩惠，我不知該怎樣感激你才好！我今生恐怕不能報答你的恩德，說句迷信話，假定有來世的話，我情願投犬馬相報！

宋 雲姊，你別想得太多，你的病會好的，可不是嗎？今天你的精神比較好了一點！

白 也許是迴光返照，臨死之前一剎那的興奮。其實我的身體壞到這種地步，活着也是多餘的！

宋 你不要儘說些不吉利的話？今天你說話太多，還是躺到床上去休息。

白 （點頭）多說幾句也好，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幾次說話的機會！（宋抱她到牀上，替她蓋上被。）

宋 雲姊，我替你配藥去。（披上雨衣）

白 我想你不必去了，反正我的病不是藥所能醫好的了！

宋 你別再說悲觀的話好不好？我聽了心裏多麼難受！生了病，總得吃藥，那才會好起來。

白 那末你配藥的錢夠不夠？

宋 （拍拍空口袋）我身邊有的是！（宋手裏拿一包東西預備出門）

白 麟弟，你手裏拿的是甚麼東西？

宋 （支吾其詞）沒……沒甚麼，是一件要拿回去洗的髒衣服。

白 （敏感地）不對！外面天氣很冷，你的絨線衫在那兒，爲甚麼不穿在身上？

宋 我一點不冷，我這就去，配好藥馬上回來。（趕緊出門）

白 麟弟，你別瞞我，不許拿你的絨線衫去當掉！不然，我心裏會難過！聽見沒有？

宋 （把門帶上，在門外作答。）聽見了，雲姊，你自己小心！（宋漸走遠）

白 （獨自在房中感歎）我毀了也就完了，可不能連累了他！

（雨聲淅瀝，風聲瑟瑟，靜悄悄地清晰可聞。）

白 唉！秋風秋雨愁煞人！抱病他鄉，夠淒涼！

（白迷迷糊糊漸入睡，突然給一陣嘩嘩響！急而響的搥門聲驚醒。）

白 （心志亂跳）誰敲門！

（宋家麟父親宋顯卿（一個退職軍官）帶同兩個聽差推開門衝進來，聽差站立兩旁。）

白 （吃驚地瞪視他們）

卿（宋顯卿簡稱） 你就是白雪雲嗎？

白 我不認識你們，你們闖進來幹麼？

卿（聲色俱厲） 我就是宋家麟的父親宋顯卿，我來問你要我的兒子！

白（心驚肉跳） 宋家麟不在這兒。

卿 你把他藏在那兒？快把他交出來！

白 他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我能把他藏起來嗎？

卿 姓白的！我警告你！你不應該引誘我的兒子？

白 你的話多難聽！請你講一點禮貌！

卿 呸！跟你這種女人說話還要講禮貌？笑話！你乾脆把他交出來完事，否則就報告警察局捉你去嚴辦！

白 我沒有犯罪，我不怕你恐嚇我！你的兒子連你自己也管不住，你倒來問我要人？豈有此理！

卿 不問你要人問誰要？都是你這狐狸精！害得我兒子迷住了心竅，荒廢學業，揮霍金錢，甚至把家裏的東西偷出去變賣，現在竟兩天沒回家！全家的人，四處找尋，始終不見他的影子。今天幸虧從他的日記簿上發現了他的祕密。如果他再墮落下去！如果他傳染了肺病，有個三長兩短，姓白的！我決不饒你這條狗命！

白 你事情沒有弄清楚，你不應該罵人？請你不要誤會，我和家麟不過是個知己朋友，因為我病重，承他的好心，看護我兩天，他今天就要回家，現在請你們回去吧！

卿 不行！誰相信你的鬼話？現在非要你馬上把他交出來不可！

白 實在他出去了，你逼我也逼不出來。

卿 來人！

聽差甲 是！老爺！

卿 四處搜查！

聽差甲 是！（在室內外四處搜查）

聽差乙（搜查完畢來回話）回稟老爺！沒有人，也沒有證據。

卿（反叉手在室中來回重步急走兩趟之後，對白轉變語氣。）姓白的，我瞧你病得可憐，我

瞧在我兒子的份上，我發一個慈悲，祇要你肯誠心誠意把他交出來，答應我永遠和他斷絕往來，那我決不爲難你，並且我還可以給你幾個錢！（見她尙無答覆，接着厲聲厲色恫嚇。）不然的話，哼！你瞧我的厲害！我馬上處置你！你別後悔來不及！

白（更生氣）錢！錢！你拿幾個醜錢來侮辱人嗎？姓宋的！你看錯人了！你把我當做甚麼人看待？隨便你怎樣威逼利誘，用盡卑鄙的手段，都是白費的！你還是少替我囉嗦！宋家麟遲早總會回家的，難道我會喫掉你的兒子不成？

卿（大發雷霆之怒）你放屁！混賬東西！他媽的！你竟敢罵起我來了？來人！把那個混蛋女人拖起來拷問她！

聽差 甲 是！（前往動手拖她起來）

白 你們這般人真殘忍！我病得這樣重，你們還不肯放鬆我！還要來欺侮我！

（白聲嘶力竭，唯有任人擺佈，被拖到地板上。此時宋家麟剛配好藥回來，聞聲慌忙衝進來。）

宋 甚麼事？甚麼事？（順手放掉藥品，推開聽差，抱白睡到牀上，她開始入暈迷狀態，祇說了

句「麟弟！你救救我！」……）

聽差 甲 少爺！少爺！

乙

卿（嚴厲地）家麟！站着！不許動！（用手指觸兒子腦袋）畜牲！你昏頭昏腦，書不唸

，濫化錢，還學會了變賣家裏的東西，甚至連家也不要！你喝了迷魂湯不成？天下

好着的女人有的是，你竟會迷上一個快要死的癆病鬼似的女人！你發瘋了嗎？

宋 爸爸！請您別誤會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我和白小姐是好朋友。即使對於

一個不相識的人，我們瞧她孤苦伶仃，貧病交迫，一個人病倒在異鄉客地，我們能

夠坐視不救嗎？我們應該同情她，可憐她，進一步照顧她，幫助她，是不是？

卿 蠢才？你越來越糊塗了！難道你照顧她還不夠，還要侍候她斷氣，替他料理後事不

成？你這個不孝的畜牲！你待她比待親生的父母還要好得多！我養你出來幹嗎？

哼！你快替我回去！下次不准再來看她！聽見沒有？

宋 辦不到！我要盡我的一片心意，繼續好好地照顧她！

卿 什麼！（怒拍檯子）你這個不爭氣的畜牲！你敢違抗我的命令？（向聽差）來人！把他帶回公館關起來！

聽差 是！（兩人上前將宋家麟一把揪住，拉他出門，他一面掙扎，一面怒叫：「混蛋！放手！放手！」……）

卿 （相幫捉住他）畜牲！快走！快走！

宋 （被拖出房門時，噙着淚珠回頭向白安慰她）雲姊！你千萬保重！我會再來看你的！

（白雪雲正在昏迷狀態中，像酣睡着一般。宋家麟被帶走後，室中驟靜，死氣沉沉，分外顯得淒涼，天漸漸暗下來，雨還在下，一聲二聲杜鵑的哀啼，隱約可聞，啼得人心驚胆慄！際茲風雨之夕，暮色蒼茫中，一個人影子忽然闖進來。他在門邊找尋電燈開關，摸著開關後即伸手捻亮電燈，原來他是與白雪雲闊別三載的宓智多，他身上的衣服給雨淋濕，狼狽得很。）

必（向四周巡視，一瞧見牀上睡着的白雪雲，不勝驚喜！）啊！雲妹！你好嗎？（見她睡熟

，遂輕手輕腳走到牀前，俯身長吻她的櫻唇。）

白（漸醒，發覺有人偷吻她，大驚！把他推開。）你是人是鬼？

必雲妹！別怕！是我，你親愛的智哥回到你身邊來了！

白（驚詫）啊！是你？（憤怒，吐唾沫。）你的嘴比火赤蛇還要毒！你不應該偷吻我！

必對不起得很！我沒有得到你的同意。

白你不怕傳染肺病？

必傳染肺病？我可不放在心上，我不再是個自私的人了！

白想不到你還會來看我？

必這幾年來，我到處打聽你的消息，一直到最近，纔從你的一個老同學那裏知道了你

的地址，我就特地從漢口趕來看望你！

白不是冤家不碰頭！你倒有良心？你還特地來送我死？

必不！雲妹！我特地來向你懺悔！請你看過去的情份上，饒恕我的罪過！

白 你我之間，早已恩斷義絕！你還有甚麼面目來見我？

宓 （低頭悔過） 我敢死！求你原諒我！

白 你明白你自己敢死嗎？可是眼前你沒有死，你還活着！

宓 我失去了你，雲妹，我活着比死還難受！

白 活該！

宓 雲妹！我求你賜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答應和我破鏡重圓！

白 你別在做夢！你賜給我的痛苦把我折磨得夠了！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你給我的好處！

宓 過去都是我不好，我現在覺悟了！我人格担保！我會待你比從前好萬倍！也就是報

答你的恩德，彌補我的罪過！

白 （譏笑） 嘿嘿！你還講仁義道德？你還有人格？你的人格值多少錢？

宓 我誠心誠意來求你，雲妹，我沒有了你，我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白 少說廢話！

宓 （痛苦地） 雲妹！我求求你！我向你跪下！（跪在牀前）

白 不敢當！萬會長的閨女婿！你還是找你的萬小姐去吧！

宓 別提那個水性楊花的淫婦！我上夠了她的當，我幾乎毀在她手裏！可是她作孽太多，惡貫滿盈，到底給仇人暗殺了！

白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你明白這話嗎？

宓 我明白！然而我不是自動作孽，我不過是個被動者，我是受了人家的欺騙！情有可原！

白 五十步與百步，你也好不了多少！

宓 我不承認自己是個壞蛋，我相信自己還是個有良心的人！

白 哼！你還有良心？也許你的良心是黑的！自私狡猾的宓智多！現在你榮華富貴的好夢到底被打破了吧？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宓 是我錯，你罵得對！現在我總算已經從迷夢中醒過來。雲妹，我們究竟還有重圓舊夢的希望嗎？

白 沒有！永遠沒有！你死了這條心吧！

宓 (失望地站起來) 你未免固執一點，你太使我傷心了！

白 是嗎？

宓 (裏心惆悵，在室中踱怨步。) 失戀的滋味是夠難受的了！可是生離死別的滋味比失

戀更難受萬倍！

白 也好，讓你也嚐嚐這種滋味！

(窗外一陣鳥啼，辨不出是夜鶯抑杜鵑。)

宓 (煩惱地) 甚麼鳥在啼？啼得人多心酸！

白 (敏感地) 也許是杜鵑在哀啼！(沈思有頃)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好吧，宓智多，在我臨死之前，我拋開怨仇，平心靜氣勸告你幾句；

你是個可造之材，你別再在戀愛的迷夢中繞圈子，苦了你自己，毀了你有為的一生。

！你應該把眼光放遠一點，你必須振作起來，忠於藝術！爲音樂努力！爲大衆服務

！別辜負了你的天才！(她遽爾咳嗽加劇，至此再也說不下去，一陣猛烈急喘，口吐鮮血，

頓時暈厥不醒，香消玉殞！)

這
（驚慌失措）
啊！雲妹！醒醒！醒醒！
（始終叫不醒）
我的天！
（伏倒在白屍體上號
啕大哭！）

幕下 第四幕完

第五幕 武昌黃鶴樓

黃鶴樓一角，可憑欄眺望浩淼長江，遠處青山，附近綠樹紅花。枝頭羣鳥唧唧，花叢間雙雙蝴蝶，翩僂飛舞，一對對燕子來往掠過空隙，風和日麗，充滿春之氣息，這是白雪雲逝世後第一個春天，宓智多已回到漢口。

近年來宓智多已蒼老了許多，他常常帶着他的唯一伴侶——提琴獨個兒上黃鶴樓來憑吊前塵影事。他此刻正斜倚着欄干，面臨大江，凝神諦聽留聲機唱着武漢流行的歌曲黃鶴樓——她愛人白雪雲的遺作。

宓（長嘆一聲）唉！她是死了！可是她的作品留給千萬萬的人歌唱着！像她那樣前途大有希望的女音樂家，她的死，不但我一個人引為終身遺恨！對於中國音樂界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宓（眺望着遠處長江流水，碧雲青山，不禁感慨萬端。）這青的山，綠的水，白的雲彩，鳥語花香，多麼美麗的風景！要是她活着站在我的身邊，一塊兒欣賞遊玩，一塊兒談

笑唱歌，那多好啊！可是，現在，……（搖頭歎氣）唉！良辰美景奈何天！……

（悲痛地）這悠長的歲月，淒涼的回憶，生離死別的滋味，夠我消受的了！

（呆望着雲山大川出神地吟詠）流水聲聲恨，雲山疊疊愁，無底心酸事，那堪幾回頭！

（竒智多拿起提琴，一面奏，一面唱長相思，淚溼溼下！）

長相思（竒智多爲紀念白雪雲，依照她的原譜，採做黃鶴樓詩韻和詩句改作。）

愛人已離紅塵去，

此地空餘相思樓，

雲妹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

芳草萋萋鸚鵡洲，

雪雲仙蹤何處是？

悲腸寸斷萬古愁！

（奏畢，已淚流滿面，摸出手帕揩拭。）

必（語帶哭聲）雲妹！雲妹！你在何處！（傷心不能自己，撲倒在欄干上潸泣。）

幕下 第五幕完

（劇終）

黃達才脫稿於卅四年五月

Key of Eb 4/4
Andante 傷感

黃 鶴 樓

葛朝祉作曲
黃達才選詩

五幕劇「白雲深處」插曲之一

1 2 3 5 | 3 2 1 2 - | 3 5 3 2 1 |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

2 1 6 - | 6 1 2 3 | 6 5 3 2 - | 6 5 3 2 3 |

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

6 2 1 - | 1 1 6 5 3 5 | 6 2 1 6 - | 6 1 6 5 3 . 2 |

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

5 6 5 3 2 - | 1 2 3 5 | 6 5 3 2 - | 5 6 3 5 |

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

6 2 1 - ||

使人愁！

Key of Fb 4/4
Andante 傷感

長相思

葛朝社作曲
黃達才作詩
(倣黃鶴樓詩改作)

五幕劇「白雲深處」插曲之二

1 2 3 5 | 3 2 1 2 - | 3 5 3 2 1 |

愛人已離紅塵去，此地空餘

2 1 6 - | 6 1 2 3 | 6 5 3 2 - | 65 3 2 3 |

相思樓，雲妹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

6 2 1 - | 1̣ 1̣ 65 35 | 6 2 1 6 - | 61 65 3 . 2 |

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

56 53 2 - | 1 2 3 5 | 6 5 3 2 - | 5 6 3 5 |

鸚鵡洲，雪雲仙蹤何處是？悲腸寸斷

6 2 1 - ||

萬古愁！

五幕悲劇

白雲深處

▲每冊實價

著者 黃達才

發行人 蕭晨曙

出版者 華夏文化事業社

華夏文化事業社

北京四路一三四一號

總經售

文江圖書公司

福州路二九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印翻准不 版權所有

82

4480

(2)



500